

那个有着一双大眼睛的小女孩说：“我的妈妈是个偷星星的人。”

偷星星的母亲

石兵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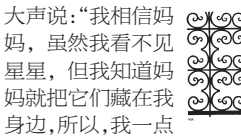
女孩的声音银铃般动听,她说：“我今年六岁了,我妈妈每天都要趁我睡觉时偷天上的星星,现在她把月亮和太阳都偷走了。”

天上了,但你要帮她她。”小女孩高兴极了：“太好了。我怎么帮妈妈呢?”女医生也笑了：“你知道吗?摘星星不费力气,往天上放星星却很辛苦,而且现在到处一片黑暗,什么也看不清,要用天下最明亮洁净的东西把天空照亮,才能让星星回到它本来的位置。”

小女孩问：“是眼睛吗?”女医生说：“对,它是世界上最亮、最美、最洁净的东西!你放心,我们只是暂时借用一下你的眼睛,用完之后,就会把它们还给你。”女医生拍拍小女孩的头继续说：“不怕,借用你的眼睛时会有点疼,你怕吗?”见小女孩有些犹豫,母亲握住了她的手,小女孩立刻说：“不怕!”

母亲笑了,脸颊上却流下了两行晶莹的泪水。我是在眼科医院遇到这对母女的,我在她们之后进入诊室。一开门,就看到她们坐在诊室的椅子上,一位女医生一边耐心听着她们对话,一边用一只小小的手电筒,在小女孩眼前晃来晃去,不断调整着灯光的强度。过了一会儿,女医生关闭手电筒,紧皱着眉头,轻轻摇了摇头,母亲的眼光顿时黯淡了下去。

想了一会儿,女医生轻轻对女孩说：“告诉你个好消息,你妈妈很快就会把偷走的星星都重新挂回天上。”



我发现自己的眼睛也变得明亮了起来,那种又痒又痒、怕光怕风的感觉不知何时消失了。女医生说：“看来,你是看这对偷星星”

我知道,她家里条件不好,没有多少钱。”女医生说着说着眼角也湿润了起来。离开医院前,我执意留下了联系方式和一些钱。我决定也为女孩尽点微薄之力。我觉得她们医治了我的心病。就在刚才,我发现自己也很久没有看天上的星星了,很久没有回故乡看看老母亲了,这些年心里装满了蝇营狗苟的事,心也变得盲了,忽略了那些尘世间触手可及的美好。那位偷星星的母亲,给我这个萍水相逢的人带来了那么真切的美好与光明。



中共一大会址 钢笔水彩(王世安)

我总说,如果用诗写西湖,不能用律诗,不能用古风,好像应该用宋词,好像应该用小令,应该是淡淡雅雅的,应该是环佩叮

到碧波荡漾中的热闹。人生常常忙忙碌碌,人生常常热热闹闹,缺乏静心思考的时间、独自发呆的机会,夜走西湖,让你

线条,湖中岛屿神秘的灯光。夜的西湖,已没了画舫小船的来往穿梭,只有静静的湖面在夜色中荡漾,远远射过来的灯光,在夜的湖面铺上了一条光的小径,在湖面

夜走西湖记

杨剑龙

下了,而非大海磅礴的。尤其你夜走西湖,如同品尝几十年的绍兴陈酒,需要慢慢品味;就如同聆听经典江南丝竹,需要静心欣赏。5月末稍,赴杭州开会,我下榻杨公堤畔的酒店,放下行李,就迫不及待地夜走西湖了,从花港观鱼进入。杭州好像提前进入了黄梅季,空气湿湿、热热、潮潮的,走了没多久,脊背就沁出汗来了。小径蜿蜒,杂花生树,树影掩映,人影憧憧。与白天的游览满眼绿意不同,夜晚的花港,湖光、花丛、石桥、游人,都成为一幅剪影,在游客稀少的蜿蜒小道上,冷不防闪出几个嘻嘻哈哈的青年女子,你会恍然间想到蒲松龄的聊斋世界,飘过一阵香风,只等那笑声远去,隐匿于那从柳丝之后,你才会晃过神来,漫步前行。夜的花港观鱼,既看不到花,也观不到鱼,只是当你走过小桥时,能听到桥下的河里,有鱼儿“噗嗤”一声跃出水面,让你感

走进了西湖的历史深处。我又逛到杨公堤上,脊背上的汗已湿了衣衫,但好像还有些意犹未尽。躺在床上,夜色里窗外植物的气息,从半开的窗棂外透入,小河里潺潺的水声钻入耳际。我的眼前仍然晃动着夜走西湖的影影瞳瞳,心里仍荡漾着夜游西湖的洒脱和惬意。在梦里,我沿着西湖上的那条光道,走进西湖的心里。

那天,公交车上只有我一个乘客。停站。一位老者想上车,却上不来。他将拐杖先放到车上,又将装满中草药的塑料袋和一个蓝布袋放在地上。一只手使劲地拉住车头的扶手,向上困难地提脚。年轻司机担心地问：“怎么不让小辈陪?”老人无语。他已艰难地上车,颤巍巍地站定。司机嘛,不要动。但等车开动,老者还是把地上的物品挪到身边的座位旁,微抖的手把拐杖放好。“去哪里?”“曹杨新村看老朋友。”“我的车不去那里。”“到曹家渡换。”“这么远的路,一个人,

人家的屋檐下拉了一块帆布雨篷,叫来单位的电工装了一只一千瓦的“小太阳”,又去女方家蹭回了蝴蝶牌缝纫机、脚盆、马桶、热水瓶、痰盂罐等生活用品。缝纫机上堆满了一条

弄堂喜酒好闹猛

陈建兴

又一条五彩缤纷的被子,我坐在黄色车上护着厚厚的被子,弹咯路的颠簸使几条被子滑到了我的头顶上,我手里捧着一对糖缸,不敢动弹,差点被闷晕了。

晚上,全家人围在方桌旁喜酒。哥凭着结婚证买回来几斤糖果,母亲与姐将不同的品种分开,有大白兔奶糖、奶油咸味糖、花生牛轧糖、椰子糖和水果糖等。八粒糖一袋,装在一种印有喜字的小塑料袋,用订书机钉牢。

元旦上午,左邻右舍的阿姨爷叔都来帮忙了,我家的面盆里盛着海蜇皮,脚桶里浸着肉皮,浴盆里泡着笋干……邻居们帮着杀鸡、剖鱼、汰菜、洗碗、刷锅和扇炉子,不亦乐乎。

那时的喜酒没有海鲜。母亲去乡下娘家弄来了几只鸡和一只羊腿,邻居们东拼西凑也送来不少肉票鱼票蛋票豆制品票。父亲天不亮就起身,拎着篮子乘54路头班车,去北新泾苏州河边从农民手中“淘菜”。

中午,烧喜酒的大师傅来到我家。菜单是母亲、哥与大师傅共同确定的。邻居家好几只煤球炉也借给了我。弄堂里仅有的三只圆台面和不少人家里的方凳、碗筷也都被我们借来了。每桌还放了牡丹烟和“光荣”牌香烟、七宝大曲和“五加皮”黄酒,还有几瓶园林牌汽水。

一切就绪。尽管新娘家与我家仅相去200米,哥仍然花了5元钱,叫了辆“强生”轿车,载着新娘子从曹家渡兜到中山公

园,才驶进了弄堂,一直开到弄堂最窄处进不了才停了下来。霎时,数只炮仗升空,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硝烟升腾。

哥穿着崭新的涤卡中山装,腕上戴着一只120元凭票买的“上海牌”全钢防震手表。吃喜酒的亲朋好友纷纷迎上去往哥手里塞礼金,有8元、10元的,偶有20元的,用红纸包着,也有邻居送枕巾、被单和热水瓶等生活用品的。

喜酒共办三桌,对门文宝家、邻居友康家和自家各放一桌。我从办公室借了台笨重的老式录放机回家,两只大磁盘转动着,传出的歌声是当时流行的邓丽君《甜蜜蜜》。悠扬的歌声传遍了弄堂,哥用赞许的目光瞟了我一眼,便大叫一声“开饭喽!”话音未落,人们纷纷动起了筷子:白斩鸡、酱鸭、白切肉、四喜烤麸、糖醋小排……未等热菜上桌,冷盆就全部见底了。

我没上桌,戴着饭单帮着端菜。几乎全是全鸡全鸭和整只的走油蹄膀、

满碗的熏鱼。亲朋好友与邻居们边吃边聊,说着哥儿时的调皮事,哥嫂席间忙着为来宾递烟、点心和敬酒,不时被“恶作剧”的人连连吹灭已划燃

的柴火。一阵阵此起彼伏的新娘的闹声此起彼伏。

够呛的是烧菜的大师傅,他守着一只大炉子和几只煤球炉,翻炒着各种热菜。寒冬腊月里,他却热得满头大汗,上身脱得只剩一件棉毛衫。在从大炉子和菜锅中蹿出的火苗辉映下,面孔通红。到底是“专家”,炒菜动作蛮花俏,吸引了不少人的眼球。

喜酒结束,桌子上的菜肴被一扫而光,母亲准备好“打包”的几只锅子一只也没派上用场。为了节约开支,全家人搞得筋疲力尽,可大家脸上始终洋溢着笑容。

道一声：“善待每位无助的老人吧!出租车司机,看到老人扬招,请你高抬贵手,停下空车,让他们安全地前往目的地;公交车司机,请你拉老手一把,让他安全地坐下。”

今天老者艰难危险上车的情景,仅是社会上不少无助老人的缩影,在家中、医院、养老院等场所,这些还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着。对无助的老人,能否关注、伸出援手,搀扶一把?多做些实事,为他们排忧解难。

老者艰难上车的情景,挥之不去。



一度,很容易焦虑——出门在即,小区班车发车的点就要到了,刚清理过的猫砂盆里有了新的“内容”,收还没化,衣服还没换好,急死了……其实可以换个思路,赶不上这班,可以乘下一班,或坐公交车,不过多费两块钱。

夜深人静,想到孩子正在四处求职,多日无有眉目,发愁啊……转个视角,以她的能力,找个能自食其力的岗位,不成问题。何况,早有“儿孙自有儿孙福,不为儿孙做马牛”的古训在前,便释然。不久,她找到了工作,靠她自己。

收到体检报告,小问题、小状况不少,焦虑了几天,想那钢筋铁骨的机器,经年累月昼夜不停地用下来,尚会磨损,须保养上油,遑论被骨肉凡胎包裹的五脏六腑?

又一天,提携帮衬过我的人,要我为其办为难之事,要么有求必应,要么打些折扣,要么回绝。除了第一项选择,选第二第三项都会被扣上“没良心”的帽子,怎么办?再想,就想通了,清誉固然重要,但世间还有底线这样东西。一旦开了先例,后患无穷。长痛不如短痛,宁负恶名,不破底线。

都说五十知天命,天命之年过了好几年,回望来路,回想当年那些令我焦虑不已的人和事,以及情感纠葛,喟叹之余,还是有些许欣慰——

感谢曾让我倾心爱慕之人,感谢你们当年没有选择我;感谢你们的光辉形象在我的心目中磨灭于柴米油盐;感谢你们优秀至今,让我可以为当年的眼光自豪。也感谢爱慕过我的人,你们给予过的温暖,让我能抵御世情的凛冽。感谢陪我一起走过一段旅程的人,相遇,是缘到;相扶,是缘深;相离,是缘尽。有句话叫无欲则刚。放下曾以为一辈子都放不下的情债,割舍曾以为永远不可割舍的依靠,天,并没有塌下来。

痛彻心肺。如释重负。如果有人有东西使我患得患失,这些人、这些东西,原本就不属于我。除了亲人,没有什么人不能离开的;除了亲情,没有什么情是不能割舍的。年轻时,敢追求敢尝试,是勇气;年长了,能割舍能放下,是通透。

说到底,纵使千伶百俐千锤百炼,个体的人,依然是茫茫人海中的一滴水、渺渺宇宙间的一粒沙。即使若干年后,真有人能长生不老,和无垠的寰宇相比,依然只是一粒微尘。不再焦虑。



不再焦虑

孔曦

以前的经验,水果味道美不美,一般与它的外表有关。比如荔枝、樱桃、西瓜、葡萄、柿子、石榴、枇杷……人们将它们入画、入诗、咏唱。杜甫在浣花草堂,乡民送他樱桃,他作诗：“西蜀樱桃也自红,野人相赠满筠笼。数回细问愁仍破,万颗匀圆讶许同。”吴昌硕爱画大桃,粉白嫣红,题曰：“桃之夭夭叶蓁蓁,气象郁勃香氤氲。”

歪瓜烂桃子好吃,我却从没感觉,常常就扔了。可最近,这条经验,有点被颠覆。因为吃到了耙耙柑。水果店里,它们价格不菲。可我是个视觉派,见其葫芦不像葫芦,凹凸不平的模样,总生不出欣赏的心情,于是熟视无睹。

丰富的绒,我立即意识到它的聪明:它在精心保护着内部的水分、汁液和果肉。顿时生出好感。因为在这个世界上,凡有精心善意的预案的,品质不会差。

耙耙柑内部有细密的绒层及宽松的缓冲空间。我明白了,它的外貌为何那样松垮垮,那样不平整。带着十分的好感和感动,轻轻品尝,吃一瓣瓣的果肉。肉质鲜嫩细腻,甜得舒服可口;水分充盈,温馨爽口。即使瓣膜,也入口即化。真是佳果,其味绵绵。

忽而想,水果里有耙耙柑,人

外观难看的植物,几乎就似大自然预先发出的警示:小心,不能吃。有人说

有朋友送我一小箱耙耙柑,朋友走后,我也没记起来吃。那天,妻子提醒我,才拿了一只吃。耙耙柑样子不像橘子不像芦柑,圆球体上多出了个脖子。皮不光滑,不饱满,松松垮垮的样子。但剥开皮,里面竟有一层松软

赵韩德

耙耙柑

七夕会

